致堂讀史管見

則天皇后下　　唐紀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閫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事無小大皆須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出乎己成則收其功謂上能制命也敗則歸諸將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嘗握大柄誅不任下猶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制上之非曾不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

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郝象賢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慝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爲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使其情
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之留此
四祠所以風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

伍員復讎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足爲賢不然將有復讎者起矣仁人君子之有所爲也豈苟然而已哉范氏爲狄公廟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猶正之而況於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爲此碑亦將以諷焉而終於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忠事之難明如此又況其尾乎或問伍員之事是耶非耶蘇子有言楊雄以三諫不去鞭尸藉棺爲子胥之罪此曲士陋說也子胥具宗臣與國存亡去將安往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釋也至於藉棺則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愚竊以爲不然以君討臣而許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聖人之教也子胥之治報受兄命焉夫豈父奢之意哉其

伐楚入郢楚子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命殺汝乃止其視子胥不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弑君之臣踵相接而有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霍王元軌廢徙黔州而死

元軌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爲合四鄉未嘗有一戈匹馬出竟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
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
以南宮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次從而升降之殆猶兒
戲耳故先正富文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
無亦怳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魁然為舉首者
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
嚴莫甚焉以是為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
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
玩也又況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羣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睿宗
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

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廢興常理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夫無其事而不言可也女媧武氏是有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昃乎晝天卑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舛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皆小人夷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来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竊祚革命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世或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明女主之禍可冀其不再興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此可有則

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爲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恥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鷙烈暴悍亦爲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爲武氏于時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羅來俊臣之獄苟有不㣲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

矣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
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睢若乎其後
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爲善矣非湯使
尹諫且勸之尹何爲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鳴條之
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說湯以
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己也故尹進而醜有夏退則有亳可
歸仁傑進而不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烏得與伊尹比歟柳
宗元乃爲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遲桀誠
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
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
樂而不朝何汲汲然去之乎爲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
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也揚子雲有言紐

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紲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旣紲矣道安能伸燭旣不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紲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曾是以爲紲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請赴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

眯目聖神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爲甚過況全交苟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爲宜其運動四海

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爲用由是觀之吕政於忠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妖言之令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遏之適以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才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存豈不爲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德曰子猶有弑父況姪乎以親王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據相權勢必速飛禍而去之所以剪其翼此謀慮之善者

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燄亦少損矣

朱敬則上疏請寬刑省罰以為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排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累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安然紫宸易主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是刑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譎詐夫豈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懇納說甚衆太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敬則一言變其嫌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后篡奪人國故惡人之篡奪之此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既已收功直若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興哉始於武氏已不可不設矣時政記又始此亦異之故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則偽美而易懸假書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行事汗蔑冊牘奚可勝數姚璹欲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至有君臣更相為賜者臣有大姦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相曰可書其善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己臣復其君曰聖德其事皆已書於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館錄之惟謹而記言與動之官猶立仗馬未嘗截其嘴頭也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眇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

溢美命之所傳何其瑕瑜不相掩也曰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故王允殺蔡邕終無益於下樓之害君子亦力爲善可曹操殺善則已無所歉而人不必防也不爲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爲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爲天變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姑言之姑以盜世俗之虛名苟是擧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

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彼猶優游巖壑一如山林之士

武氏網羅人才至衆蓋有實果不副舉者矣未聞有才行而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攸緒一人焉舍王爵之尊辭兵衛之貴安於巖壑而甘於貧賤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猜忌之主類內不足者嘗疑士大夫不為己用或至迫之以酖劫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閎達以為天下之士既皆為我制指則雖親屬者官求志亦無嫌焉又況與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夷者其德蓋下惠所為爲易而伯夷所為爲難以二者比方而論不羞汙君何如不立乎惡人

之朝也自附於權倖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避嫌疑則與
則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觀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
下惠亦豈易為耶雖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然而不怨遺
佚不憫阨窮進不隱賢直道以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
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徒從其一偏而廢其衆善
是竊容而已矣

婁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署牒驚曰官
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
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鄙者患得患失決性命以饕
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賤亡恥耳官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
下者衆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率下而以勢豢

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
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九
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爲
諸侯而鼎因屏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逢龍又可
以長守富貴爲心乎不如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
其言去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
也吾不可以輕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也雖
以貶削爲驚聳亦安之猶賢乎恭恭於壁龍者而史謂其
不複介意則非也儻來之物無介意介而不含又將如

例

鑄九鼎成從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餘州高丈四尺各
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斤自玄武門入令宰

相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衛之

禹鼎之說見於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以為非歟則有是鼎以為是歟則豈有王室鑄一鼎象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而使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民不見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豈治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民亦何嘗為魑魅罔兩不若害之於山林之間耶以愚度之特遠方圖物鑄鼎象之為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山川陂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鑄之於鼎使後世有考焉大抵禹貢所記即鼎之文也因以寓意于鼎曰實此則可以正位而凝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失周家雖增

九州爲十二疏五服爲六而百畝之徹與夏后五十而貢同爲什一中經暴君汙吏隳壞法制而陈禹之跡典則有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也周亡六籍學士猶見焚滅而况於鼎既淪没矣後世方且襲而爲之勞人費財而無益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産將何爲哉其甚者乃取天下元臣憂在社稷忠於人主者目爲姦邪比之魑罔而鑄之于鼎是禹鼎者載乎天下之具武帝汾鼎武后神鼎直爲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徇名失實至此爲

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及俊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身違忤俊臣立見族滅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待事柄於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逮蒼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一臣取其十而害不可勝言武氏委政後臣之徒本欲誅鋤異己者耳而後臣持勢挾威亦為姦利有司不敢拒武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後臣所得多人君監此必不以不義之心亟託之不義之人使利歸於下而害歸於上矣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為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爭不毛之地甘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切謂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蟲

蟻較長短哉

陳子昂諫說武氏甚多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以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之也言既不行强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資章甫以適越乎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仁義之道或可以警盜跖而堯舜湯武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絶域不務固本安人爲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類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爲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摇動者爲唐計耳以此求懷英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拾遺遠矣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忤旨出刺合州

賊后之宗唐室之罪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奔之夷狄猶盜漏網未伏其罪此何足惜者而東之論之耶安從尚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東之獨不知之耶姑以溪事而論太后族子娶可汗女豈不賢於捐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清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姦宄小人之所不利也自鄉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即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失其分即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為曲所勝是為非所蒙必求直于縣縣不為之理即求直于州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内而有

朝省必黄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嗤嘗得志相視而羣起矣又況百姓而上為士為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辯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蘇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教人下雖不為百姓所賴而朝無怨疾得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富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羨哉雖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愚佞為忠良確守此見牢不可破者則又為賢矣雖至於鹿馬易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

豈能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咸思廬陵王公何不勸主上立之以繫蒼生之望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爲言太后知頊之謀乃召問頊頊復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歸就醫

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吉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醫狄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寤矣吉頊乃傍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即從之其如狄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

權譎求濟託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邦泥瓌以告
密進身黨附來俊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三十六家爲人如
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哉
初闕知微田歸道使突厥還歸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
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既許其昏而突厥大入
寇太后夷知微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
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
賞而反收之非不見罰而復赦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
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閻知微以爲
和親必可保歸道以和親必負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
信誕係使人立談之報則宜何從主此事者亦從吾所欲
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既而突厥罷和親發兵

大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郭留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用兵知微必進言曰虜所以侵犯者由我誠未著禮未備賂未厚也宜益遣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覩見間隙各入其說扳緣而起朋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稱臣雖盡失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與帥分道攘斥突厥既退分別兩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婁敬斬言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於德宗與石晉之前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內史王及善嘗忤旨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太后不許

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久也姦雄百計欲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屬心武后更革唐室被衮冕見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纔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於承事若宜然者以王及善目武氏爲天子之言槩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僭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於此而不安於彼其爲推類也末矣

胡僧邀太后觀葬舍利狄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憲宗英主也惑於佛骨而欲殺韓愈太后宗寵浮屠者甚矣

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憲宗宜然而不能然女主宜不能然而然彼其揔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爲善乎

狄仁傑嘗薦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治古宰相以旁招俊乂爲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者大也狄公引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黨爲譏亦可見其得人而無私矣得人衆多不以其私可謂賢宰相矣或者援親姻阿所好固爲有負國偷得避嫌之譽而無所舉使賢愚同滯是亦私而已矣

三月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而寒雪爲災豈得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也太后爲之罷
朝

忠臣無所不用其忠雖慶瑞顯著必從而諷諫佞臣無所不用其佞無是事猶指爲有也設如物象呈異則顛倒吉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匿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致此者則於已不利故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率百官鉗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之疑似者以爲慶瑞洋然稱而贊之此姦臣之同態也蘇味道不至是特其諂好諛故爲賀雪之舉然王求禮昌言於下武后罷朝於上則其諂不得行而蒙蔽之徒亦爲之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孔壬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

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啓訾聞令史敬齋自慶此欲爲
濺貪耳今還卿舊任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韋安石李迥秀顧琮蘇味
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孝母而出不敬之妻安石疾
邪而抑二張之黨況於玄暐介直必見容矣所見惡者得
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雪而屈於禮今以抑玄暐而
奪於太后然且强顔而不退大臣無恥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呂后末年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未幾而薨武后至是日
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爲女主
之應天道亦僭乎今以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
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

至麗凡二十一年日食纔七高宗昏庸無斷武后英明有
决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垂象所表亦著矣夫陽微不競
則陰慝長中國衰壞則夷狄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理固
然也武氏反陰爲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人君覩此可
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臻大人之造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譖魏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昌宗廷辨之昌宗密
賂鳳閣舍人張説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説許之明日太后召
説説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説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
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御史張廷珪左史
劉知幾亦曰無汙青史及入太后問之説曰臣實不聞元忠
謀反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説反覆小人宜并

繫治他日更問説對如前命吏鞫之所執如初元忠貶髙要尉説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説謀而忠張説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雖然此最凶渠姦賊之所惡指爲朋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義安得自伸頷惟我之從可爾以此爲向背之的則特立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矣詳説之爲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璟既戒之甚力張廷珪劉知幾又從而激勵之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不然説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讙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爲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爲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宋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尤力其與肅宗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衆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驟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害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降才爾殊哉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二人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其黨援陰爲之備屢有飛書言其謀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韋承慶宋璟崔神慶鞫之承慶神慶奏弘泰之語昌宗

衆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請窮治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勑璟揚州推按又勑幽州推按又勑安撫隴蜀璟皆不行復奏收昌宗太后温顔解之璟聲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后遣中使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二嬖邪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嬖足矣而使璟同鞫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再三陳論至於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怒以内嬖之私終不可屈外庭之議也夫嬖寵私溺其情難移乎不可得之於父臣又安能必之於君乎而武氏肯自抑斷以伸正直

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而擢寵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
爲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略殆與孝武等矣人主愛非
所愛不爲公論所奪者視此寧不惕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柬之崔玄暐
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
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寢
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
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之心太后乃傳
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
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爲唐室討罪人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桓公

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旣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已莫或干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録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亦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爲天下主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況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駢首爲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而乃勝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稱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戡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淺近

禩本不附諸武遺燼歘然再熾然則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决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説武氏之言曰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絶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絶母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絶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當也然則以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

王者豈不信乎爲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唐紀

立妃韋氏爲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中宗之在房陵去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憤悱怨艾監觀懲創進其獨智思平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道而猥以不相禁禦豫許之其頑鄙無趣操一至於此彼長王廬陵嘗艱危溢之

行篡弒之禍而况當天下之重耶狄張諸公力復唐室蓋

則忠矣知人之鑒得無愧於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上即位頗三思圖議政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嬖人也非唐室所以存亡若武三思親則為王尊則為相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焦釜若斬蛇虺剸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猶遺燼於積葦之中其可謂智乎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桑之爲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難拔如此於之繼係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桓彦範智昧於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頹身亦隨之聖人設戒豈虚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武攸緒之志不繼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畢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末也雖召而來棄榮而去故在嗣聖中睿之際一人而已矣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

靜說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

讀史者往往忿怒崔湜之爲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爲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復修則天政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爲法受惡豈不賢於爲三思所菹醢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爲外戚太盛後庭干預朝政之咎上不省

六月洛水溢流二千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七州大水之變于時韋氏未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中宗稍有遇災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爲虞思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儆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壑也欲不亡得乎

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戶先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當高宗季年由太學生慷慨論事歷武后世屢濱危殆而無所屈折蓋以死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户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位為公輔猶愛百户之封為三思所啗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為大臣而有慾已且不正如正人何

元忠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燄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中宗不畏周來而屈折於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簞食豆羹不得

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爲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材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志在得之戒而罹殆辱之患也

武三思誣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謀反皆長流嶺外三思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乃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殺彥範暉恕己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正反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疪

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天
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
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爲人何人哉始雖不許三思之請
既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
乎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爲善人何
者爲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即爲惡人耳
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鄙之矣然躬踐者
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己而惡人異乎己君
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係
之私行治而無譏議之嫌量大而無忌疾之情也心不公
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爲小人而自入於小人矣陷於小

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是者譽之非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爲然哉夫此六人者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然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神龍元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手制褒美

諛人獻媚而不慮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權若訥居諫諍之地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罪云何中宗遷閔於前而受侮於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天理淪亡祖宗譴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己出惡之武三思上官婕妤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又言於上請廢之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先索婕妤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為從多祚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衆遂潰太子走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祭三思崇訓

討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令承教於張柬之矣其時武后雖如孱牛苟知其謀先事而發債於豚上其畏不死然以五王協討秉人心以慎扶正抑邪是以成功今多祚無外廷大臣嚴旨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

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君逐中止韋氏之兵得不動乎然則上官婕妤次及大家之言非恐喝中宗乃太子勢所必至也爲多詐者宜拒太子不從其請善矣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脅以自隨太子敗升爲亂兵所殺於是宗楚客紀處訥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楚客使姚廷筠冉祖雍楊再思李嶠袁守一再三彈之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元忠責居嶺南召旨之放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王以其勳舊之故豈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鄭普思葉靜能以妖妄見信則事可知矣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受立

於是乎不智矣及受賞封喋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容而終亦不免是故釋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晦於斯時曷若致大臣之義盡斥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嶠之徒同羣並立視五王荼毒而不能救名節盡隳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不禁屠宰之令孰與酷吏所殺為多韋后信僧慧範遣贖生之使孰與五王所受為虐是不知類之極也夫不知類固佛之所謂道也其流習之弊雖不信佛者亦或以贖生禁屠為仁政之術希陰德之報或於誕日受羽毛鱗介之獻從而釋之或置於苑囿

而畜以汙池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僕隸輿臺以是為勸而怠政暴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為念也棄逐賢才使不得所則不以為意也輕重緩急反易倒置豈堯舜急先務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於佛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為故不忍於小而忍行於大也

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充之每游幸宴集學士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尚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成也欲觀士之賢否以所積習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徒也辦慧詞藻者小人之歸也

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敷求敦重之人布之庶位猶恐
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美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宮禁品
藻之彼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恥巧言篾截使人主
眩於眞僞皆此流也故漢靈置鴻都以取敗於前中宗置
修文以取敗於後豈非有天下之明監哉
敝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
中 即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受
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
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
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
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西鎮發
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

嘉寶孚寸素

荀卿氏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爲也爲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巖巖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爲所啗殺戮罷黜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爲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錫奏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幾叢脞不可徧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準法處分從之

老胥猾吏欲困其官長者必以文書之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亦不敢自專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畢言

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illegible]擁遠勢恭以謹矣而人誅顛錯或抑潛移則君不得知也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二曰察二者苟有一焉豈唯姦臣得行其計彼愚庸懷祿者亦得置君於叢脞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惟知道之主提綱摠要斯患則亡矣

臺嗣立上疏以爲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爲刺史選人衰耄者方補爲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

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覺有言能爲一縣盡其職者可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乃遣刺州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耄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於朝廷或失意者或負罪戾而出爲一郡

其不以升黜爲𨳡而肯改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弃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爲思自表見往往矜勵及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貨是黷是弃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令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楊再思贊

再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爲耻也持禄取容竟卒于位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玄暐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焉耳使柬之玄暐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

猜吳誠再思之不若矣自後世觀之再思雖卒于相位然以公袞而一善無聞兩足狐之名不可浣也五王雖困斲竟横死于凶人而忠烈顯顯為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滅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必以千歲自期而已矣

定州人郎岌上言宗楚客將為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

易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易以流蕩大為之防猶或踰之况決其限制而與之開道乎韋后之至此極也由中宗在房陵不相禁禦之誓也既曰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為而又有怏怏心能無及乎昔曹植公失防閑之道卒殞其身春秋備書以為後戒中宗蹈覆所當書權是以證聖人之訓非歟 一言者其有警於來世亦多矣

上燕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上大笑欽

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爲如此世以是議儒學之

士大抵聖讀而庸行也雖然欽明止於自毀而已或乃有

口筆尹旦而身心管商險詖盱睢以饕富貴誅人之國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者其醜態豈不百倍於欽明之可哂乎

原其失以經與事二也經自經事自事則雖盡洽五經無

救於八風之舞經即事事即經則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

同歸之合矣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己爲皇太女乃合謀進毒上崩溫王

重茂即位韋后稱政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

以韋氏子弟領之宗楚客等謀革命 臨淄王隆基相王旦之

子也素有匡復社稷之志率羽林兵入斬韋后安樂公主武
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斬諸韋親黨無免者武氏
宗屬誅死流竄亦盡

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
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芟刈其枝柯決涸其流
委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然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
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條使禍亂原本起自武后戮其
號夷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于祖宗猶足以發
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或曰禮無臣子敢
尊上之文中睿皆武氏子也其可乎曰臣子無敢尊上之
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睿宗雖不敢
出自己意大臣以道正國豈惟處經事而得其宜固將遭

權畫而知其權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爲

法受惡可也武攸緒賢者乃玉石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於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人心未安宜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何隆基入言相王許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爲溫王

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預危事而不白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又止之至是從劉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隆基之意未欲自取特迫於父子不敢出言惟以干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隆基韋庶人武三思淆亂中外睿宗皆無

討除之議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傳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主之亂無自而生矣宋王成器猶能遜監建成力辭儲位而睿宗反不能焉他日聞變發慺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能燭微惜哉

睿宗　　唐紀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重俊為太子無良師傅不忍一朝之忿而淋於反逆之跡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使重俊有見微知著之智導養時晦俟韋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兵闕下曾無辭說是則反耳復其位號謚曰節愍徒以其殺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兵勢之上浸也昔者蒯聵以欲殺南

子故至於出奔春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
故雖書世子而義不繫於與之世其國也重從則又甚矣
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左遷
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
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
衆殺不以聽焉孔子為政於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為是故
也況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言自武氏奪攘矯虔延
臣猶無此議夫豈特亂常改作而已雖不誅死尚當盡削
官秩投之四裔以為飾六藝文姦言之戒今雖貶黜而有
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奏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

元之等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制並量才叙用

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蕘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爲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爲君爾以靈帝俟我耶然則蕘言無自入矣且以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君至使大平陰疑於陽其剛柔尚不自理而奚是非之能辨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各爲之造觀用工數百萬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極諫上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睿宗之賢於中宗者特宮闈清肅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

非紊亂賢不肖混淆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亦不能行蓋惑於異端者未有不蔽其從善之明也夫女子當深居閨房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豈有聯其不嫁學乎異端建觀聚徒者其名為清虛恬靜之地其實鮮不為汙穢恣肆之事睿宗不能察也二觀之費用錢百餘萬緡其於露臺百金不既多乎而韓愈羨唐之言曰高宗中睿休養生息其諸以睿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列而已耶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之佺與奚酋戰全軍覆沒

核覈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稷伊傳不越是道劉幽求聽李璀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之屏翰更命他將身與衆殲焉讒慝之人不蒙誅罰降之地不見誚讓眷宗雖不以世事嬰懷然居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夏問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千里此崇高深嚴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其衆而入主乃能先知之夫豈遣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道矣赤子未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知之以其誠心在焉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不知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玄宗上　　唐紀

上之為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為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庶人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又曰舜視弃天下猶弃敝屣也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損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

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姦險之人𢧵其君乃有王琚李

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爲大孝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

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心而曰安宗廟社

稷豈得比於庸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稷

豈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内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

稷是外其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爲孝而不謂之悖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當死張説劉幽求營護脫之旣而湜

附太平罷説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

州都督王晙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説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

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縱虺得嚙放虎得噬

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

其所尚是也然脩身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脩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於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為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費皆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紗穀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破產者苟其樂業雖牽車服賈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諺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處而聲教之下繁華所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樂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

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燧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國先務罷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誥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不敢噦噫嚏咳欠伸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其敬戒如此父母有愛妾雖沒身敬之不衰況同氣於

玄宗感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己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

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

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爲玄宗討

者勇夫太平羽翼盛而不殺可也睿宗每有讒累懷懽泊不

樂壯務然則責於傳位之時其豈釋意哉則太平亦無所恃

而誅亂乃存春秋之情尚知大致朕於亢龍有悔是以不

智與身而以天下授其子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

振於纛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請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

流新州

一玄宗材兼英果而於任賢[illegible]用人[illegible]之道則不違

大猷遠矣即位之初勵精[illegible]內難[illegible]圖治

先後之序而何？於講武乃又不戒視於[illegible]

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illegible]

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意也，[illegible]

止其講武以開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潛詣

岐王申款，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況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為

乎？待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敢為之言，適足以自此

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為岐王之累，說有智數，是大愚

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為此紛紛哉？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

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遊獵爲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遴選宮女以實之此則媚亦所爲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失也亶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禮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況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夫臣之事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能禁於未形其所補多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溺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盈耳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資乎又謂

姚崇為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殺所在無得剏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取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尊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異端之教殄滅彝倫自絕其類聚猾惰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壞補弊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庶民之無後者亦衆矣武德貞觀勳烈之裔武氏中宗殺戮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圖而

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弃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絶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與亂則庶民與百官何獨爲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民不亦善乎

立嗣謙爲皇太子嗣眞上之長子毋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毋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謙後改名瑛

毋正則子重毋賢則子良貴爲天子皇后主內[illegible]御皆具官而納倡優遂其淫又立其子爲儲貳是[illegible]王選立國之本其輕宗廟慢神器[illegible]

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洄之譖武惠妃之讒李林甫之禍而輕賤不正之勢必至於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況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杖人之輕小過也以第一等人爲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細而置於數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矣紹京以怨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王者爭再三云

宗雖以大義即從其言然方寸芥蔕久而猶有不含書勁竟使廢死古人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攄平家難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爭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皇后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於朝堂

漢高與秦民約曰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昕恃親肆忿輒毆李傑此之謂淩拔德施諸道宗者亦何以異削官可也遠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舜貴爲天子他日安能

免於緦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不亦幾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緣此意皇后它日安能免於廢黜是故書恕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慎也

或言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庭試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左遷　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修革銓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韋濟辞相予揔聞殆撲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曷若初不試之爲愈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問學者安知無材實之材乎夫以盧

從愿李勣隱與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日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真必參之察以欲求牧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任用之其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聚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已而歸之於父尋又怵惑邪說教父同氣黍使睿宗盡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寢食共宴遊歲賞賚無筭奏樂有親煮藥餌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於父宜如何而孝養無聞五月而葬不太簿乎吉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善推其所為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

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忽於至者不推其所為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之讒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逭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為子則孝為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慎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辦喪

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為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其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況懷慎賢宰相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大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為不可姚崇曰太

廟屋材皆得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亦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史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異爲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寢廟非有雨暴震動

而四室壞甚為宗廟隳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如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遂復貞觀故事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樂若是許敬宗李義府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酷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

事其姦狡賊衆讒諂害忠良傷公道之特禁乎為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為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為諫臣說曰爭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為其大賢也故使之為三公為其才善之小也故使之為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庶人謗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芻蕘之言不伏小人之箴闕怨我詈我則皐陶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既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矣於人則欲使言者擾之於己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豈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

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爲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愬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彼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寃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

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減死

人告己有實無所致怨矣告而無實怨之可也彝鼎非爲
不怨又乞赦其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上達其廣心遠
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横行於天下而鉗黎庶之口乎李林
甫元載苟能率是安有暴尸縊死之禍哉嗚呼嘉勇此舉
可以爲後法矣
敬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古者鄉
禮也於之有敬讓焉於之有仁義焉於之貴禮而賤財焉
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産使
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
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
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

鄉飲酒其緩急則[illegible]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徒為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流無以飲食之至歛其錢以致衆如合醵者貧士苦之豈禮意耶

盧履冰請從禮父在為母朞敕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其意褚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義理莫大於人倫人倫莫重於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敢以母比於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為母朞父沒然後為母三年其降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於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陰教躋齊貳斬久而不革至盧履冰褚無量言之雖有敕依喪服傳文而俗狃於情各行其

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不肖者當企而及庶乎不失於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不見非毀者幾希老氏植提絕滅樸無父無君豈不始於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違者有刑庶幾禮得其正而人道立矣

宋璟奏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會天旱優人作魃戲言負寃者相公皆繫之獄魃是以出時議禁惡錢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璟遂罷相

惡錢爲貨泉之害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之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因藉事之

畢教抑寧王之斜封勒還朝集使之以貨求官者治贓罪而喧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羣口沸騰者也雖然優人戲中傷尤甚安知非楊思朂之徒懷宿憾而嗾使為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頲保守正故一斥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突厥寇甘凉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稽落水上毗伽大懼暾欲谷曰二部遠不能相及拔悉密輕而好利勢亦先至晙與張嘉貞有隙所請必不從也既而果然暾欲谷遂擊拔悉密盡俘以歸[illegible]由是盡有默啜之衆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吉甫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駿與張嘉貞不相説乃欲發兵既已失之嘉貞復以國事為重私憾為輕則宜降心屈意協收心力乃遏其所請使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駿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駿嘉貞不相悦嘶欲谷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蠻夷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蓋有黙啜之衆後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於駿推昔日不罪昔者之心以處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猶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者有譏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遷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在其數者也有禘焉不患其久之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

發於其閨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
惡皆以是觀之六年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有
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
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
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矣賢而不荅起敬起順厲
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
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御為才陽以倡率為事王后之
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
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已正家其
效至於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

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溪州蠻覃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禽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爲洵水府別駕
玄宗時名將帥甚衆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爲偏將何哉反者蠻行璋所謂渠魁也爲之用者所謂脅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脅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師伐罪之義乎爲賊魁者未有不畜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思勗意思勗有所取於行璋而爲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思勗得兵權它日輔璆琳以納賂蓋邊臣誅反邊令誠以讒言致兩將受誅而居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啓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稽據而爲之也夫無所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嵩建議其頗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于是在位十有三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彰也方降詔書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帝驕怠之源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廷言於說曰封禪者告

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爲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好神仙未必有祕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其無有而專爲蒼生祈福何感之甚歟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誠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事虛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者宋璟也朕明日爲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

待璟璟父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逸辭焉而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尊賢
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莫由斯道豈有德冠
在庭貴為宰相而屈使與奴為席客慢侮歟此焉夫貴
為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
與奴為敵體廉不太無陛乎慢人而自侮不太甚乎昔淮
南王謀反於漢庭獨憚汲黯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
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源寬視冠冕之宗
又使二人率走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
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其亡而沮抑不
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君㚟登城西望而

泣不敢出兵君奐微時徃來回紇等四部爲其所輕既帥河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瀼州其族子護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奐帥兵邀之護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奐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懦貴報者丈夫之量也王君奐識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耽睚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讎之善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爲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于將資以益

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之者可也賜之土田第舍可也宰相非所以爲賞也歐陽脩記錢思公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劉晏則賍錢穀矣張說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靖則能將兵矣趣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不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春隴等州猺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劙髮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爲將皆克捷生致賊酋俉有才矣然三役所殺凡十一萬人夫嶺海猺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

乃守令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往以單車入賊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登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愚昧殘虐以殺戮爲功不以拊循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殺戮之罪也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既坐貶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告其贓賄事流嚴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人忠恕重絶人至於聚斂則昌言以非之俾世知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爲季氏聚歛賦粟倍於它日子曰非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財爲盜其罪不赦寧有盜臣而不欲聚歛則聚歛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修心日生宇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九齡未來故其說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貽覆敗然唐室中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俟變減膳撤樂者一而已是時宋璟爲相進脩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之言史雖不載帝實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

閑所以潜消陰沴之道不關矣至是奢欲既肆大倖財利
委任宇文融徵求沽榷毒遍四海君德掩暗謫見于天天
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於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患其變
克正厥事撤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爲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
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
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
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
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
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
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寃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

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至於泣下上爲之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意而上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帝不悅何也必嵩順指希旨謂其輕己猶德宗之於蕭復也嵩以悲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上不諂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益疎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乎位矣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

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倉卒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衰麻於墨絰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辭而不起當身居苫次今不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術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為散官

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靡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為哉刺史雖被黜其心必憫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

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轉相讎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遂收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父死冤痛天之論雖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者當非為此乎而裴李援敕之言何其反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曾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者義也楊汪非殺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坐之特矜其志則

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敕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常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狡則焉攸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濟相公不

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
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
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
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
保養姦邪覆違忠諫安得爲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
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爲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
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
如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
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排拒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
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勢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

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苟親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麾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甫相必爲廟社之憂上不從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爲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蓍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蔽主攬權播惡貴富蓋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起死于外自一時觀之九齡爲辱林甫爲榮九齡爲負林甫爲勝然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蛆之過目也其氣燄威力與其朽骨既已化爲浮塵蕩爲冷風而其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愛惡

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聳然興起願爲執鞭

而於朴肅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遷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得也固患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權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怠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故孔子曰

知爲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焉是時天下若無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臣若可以唯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欹器不必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觀之圖畫而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

子瑛德儀生瑶才人生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瑶琚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洄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訴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九齡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子得無動及九齡罷楊洄譖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爲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奬權鄉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既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内王瑁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徒聽讒譖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所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耳非蔽惑之甚歟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身遂臨朝

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戮矣長慮之言甚淮不售
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李甫邪利人
也是以受命如響卒之於惠瑁無得焉其爲賞集邪階正傳
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
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
料一鳴輙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脘痞鬲則疾生矣一川之行菜隄壅閼則水
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民阻絕
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睽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爲
國者必不壅言路善觀國者觀言路之塞開焉明皇於宋
璟韓休張九齡之納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

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然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其召諫官而脅之明皇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救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貞觀使諫官隨仗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川不壅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

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爲是矣昔成王幼沖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力養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之際出經遂保世之言

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
皇親平内難奄甸四海即位之初多可紀述比及中身日
荒日怠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僅還為後世非笑
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不仁而死於安樂也使
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弃忠保佞廢妻殺子崇淫
祀求神仙之衆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
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尊奉之甚不復奇
施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
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
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
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非之者不亦惑
乎

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為太子璵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瑛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幼又未有稱焉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以惑上使信己若非黨武氏而為之者設使明皇從其計他日楊太真有子林甫於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蓋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劍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

問者本末年反綏五詔上曰詔池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爲一昱爲之奏朝廷許之
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爲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爲天下者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
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
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杖鉞劒南當爲國
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檀皮邏計中爲請朝命混一
六詔它日唐師勞弊盜賊遂起實始於此昱雖自以兵敗
貶死然受賕基禍之罪竟不及施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
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冬又當祫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祫祭於是
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
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升駁于
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
孝文之世其言升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
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
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
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
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
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

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

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祿山皆厚賂之上益以爲賢除營州都督平盧軍使

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踈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

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
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
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
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
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專掩蔽故
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
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爲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
何必曰利爲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爲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上
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絢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交廣藉才上
欲命尊君君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
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

嚴挺之可用林甫即諭其弟云上意甚厚盍稱疾求畏謁之
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便
醫藥
明皇任李林甫可謂不貳矣以不貳之心施之張九齡不
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善則疑其為黨李林甫惡異
己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憎
非所當憎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絢之請
寬詹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
何不可而阻於讒間一臣雖在京師如隔萬里諺云勿問
勿仕勿罔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聚運船大通漕渠發人
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

新舡數百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
宴竟日而罷優賞有差
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邇藏之於民猶父不推
其子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
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
姦貪之吏尚稱加耗衍爲名色以取之有至於四加五加
而未止者况無名不經之斂其弊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
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斂之臣聲朘削赤子以肥己
事者人君亦何苦而爲此誠取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
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
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紀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
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桓靈俟我耶即

日黜之明皇遺忽此言爲群豎列珍貨賂而啗之如以肴
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監戒乎
林甫以揚慎矜毋附於己復以爲御史中丞
甄敘人才降陟多士宰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委中書
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岐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
維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於巧諂邪險之人則超騰
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敕哉去歲慎矜自
贊善大夫蒙上親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
此彌年矣林甫喜其畏己而毋附復申前命然則視玄宗
爲如何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撓政使進
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咈必聽君命則上下交得其
道矣

安祿山奏臣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乎僞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志已萌矣然敬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本唐祿山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主上未知也適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若欲與林甫異者持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利之言是聽賊指導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乎若其次策者亦嘗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王氣之言不得進矣而

乃義不足以勝貪利無厭之心智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
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
務決於私家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虞相儆
戒曰無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逸無淫于樂無敎逸
欲有邦兢天之命屢省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
其成不壞君既有終相亦惟終夫盛者衰之源也治者亂
之基也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事至數至萬苟以爲易則
難將至焉明皇荒怠既不以人政爲意林甫蒙蔽又復欺
無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壅救
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周成王所以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贊善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性狂好功名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爲友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也溫連引曾等皆杖死李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自林甫言之則興大獄殺名士以除異己攝衆心固非君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敦復李邕言之則以疎狂好功名恃才氣懷怏怏雖處治世猶恐不免况亂世乎其及也非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鮮無以取之者所以訓後世爲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免於禍辱

也

林甫子岫以滿盈爲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斥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迫林甫君因是改弦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諸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内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

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專於將相力士於明
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
爲明皇思計者宜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
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
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
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
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
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
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士人君以此猶士其國宰相以此豈不
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

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𢿱其聰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忠厚善而除之而姦擅之臣惡人之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可得見天下紛紛凡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言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若蘧伯玉之能卷懷也洩冶雖忠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也

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盡以宿業爲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爲又不得與史魚洩冶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禘祫自今於太清宫聖祖前設位序正

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

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

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爲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爼者民斯爲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爲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千矣其視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直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求以約而無失而

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飫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厄尚食不贍餐餌麥飯歉餒而過孰得孰失爲後世法戒不亦著乎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釗爲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釗改名國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爲心故也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雖不爲翕翕炎熱之態亦不爲擠穽下石之事然而小人取人寧舍君子者氣類之合故也吉溫之流自古不爲少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天之報施

亦各從其類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出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汙辱宮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寃於地下乎安祿山竊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楊釗與玄宗啓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恠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鉷俱爲大夫鉷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林甫召鉷鉷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獨

憚林甫每見輒盛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釗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剗削其爪牙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聳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去是以不爲此謀也曰不然林甫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況祿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反恃已能禽制之故豢養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固老姦巨猾之同謂也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己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隙前後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人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事戶口歲滋而四三年間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人夫爲天養人者天予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國忠不悅會邢縡謀作亂國忠鞫之令縡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之矣雖黜除異己殺戮誅譏使不爲我害然天下之人至衆安得一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一而壅遏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楊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觀此亦可懲惡而改轍矣

林甫薨國忠爲相誣林甫謀反削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貲産沒官親黨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褫服抉取含珠以庶人禮葬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與其迷國誤朝之甚者按實行法雖臠而斬之可也乃誣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李岫嘗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爲役夫不可得林甫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停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黨擯斥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泯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決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